

切入乡村肌理的生命体验

——读陈集益长篇小说《金塘河》

“先锋”作家陈集益推出的长篇小说《金塘河》(2020年9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切入乡村肌理,复活了发生在金华西部、少有人关注的乡村故事。无疑,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真切悲悯的生命体验。陈集益是金华汤溪人,现居北京。其作品散见《十月》《人民文学》等主流刊物,先后斩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荣誉。

《金塘河》是陈集益的首部长篇小说,并通过爷爷、父亲、母亲以及兄弟仁共6个家庭成员的不同视角,系统还原生活在金塘河畔的陈家从1960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中的家族生活,建构出一个家族丰富而坚实的历史样貌,呈现了每一代人的成长和老去。小说不是纪实文学,说《金塘河》的故事“真实可感,触手可及”,相信不少人会有异议。就连我自己,阅读过程亦渐渐萌发一个疑问:“我”所在的“吴村”会不会像莫言笔下的“高密乡”、余华作品中的“文城”,子虚乌有?

去电征询汤溪朋友,电话那头竟然传来肯定的答复:“吴村”是莘畈乡的一个大村,四五百号村民姓“陈”而不姓“吴”。

疑问消解,心中难免窃喜。因为每个人心中都珍藏着一条河,那是永远流淌在心中的故乡印记。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的命运,就是乡家的命运;河流的故事,就是乡家的故事。

人不能选择出生。在什么地方生长,也就接受那里的教育,诸如地势、气候、景物、风情等等,都是向他(她)心灵展开的课本。这最初的启蒙和熏陶,影响甚至左右着一个人的气质、胸襟和一生的命运。

有评论家认为,“真实是陈集益乡村小说能够撼动人心的关键所在”。只不过,“这种真实不是机械照相,也不是复制自然,而是用文学的语言创造出来的,源于扎实的生活,但比生活的真实更为丰

富,更有蕴含,从而更能直击人心。”

《金塘河》我看得很慢。“慢”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学习态度。我佩服陈集益叙事状物的流畅、表现手法的娴熟和语言文字的机趣。只有慢,才能咀嚼、回味和吸收。何况,在“陈家”祖孙三代的那些辛酸故事中,我竟然看到了我们“潘家”的影子,又何尝不是虚构中的“真实”呢?

问题是,发生在“吴村”的乡土故事为何能轻易地移植到“潘庄”名下?忽然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天然政治的动物。”(《政治学》)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有人追随,有人迎合,更多的人却只能被动适应。政治少不了灌输,通常是枯燥、乏味的说教。陈集益是个故事能手,胸怀悲悯,巧妙地把“政治”埋藏在一个个看似荒诞不经却异常真实的故事中,让人察觉不到一丝痕迹。譬如,饥饿和杀猪。

“樟华是村里最有名的‘饿死鬼投胎’,一天到晚喊饿,一顿能吃半锅玉米糊。关于吃的记录,最有名的一次是刚吃大锅饭那会儿,他一个人吃了八大碗米饭。”

“公共食堂吃着吃着就没吃的了。樟华因为吃了一种叫作‘硬屙’的植物块茎拉不出屎,痛苦得整夜整夜号叫。有一回因为吃多了糠,三天屙不出一粒屎,肚子胀得难受,要人帮忙把屎抠出来。”

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一旦无以果腹,“我”(梓桐)甚至恨不得掰断锄把咬上几口,就是那种想狠狠咬死什么东西、咬出油汁来的感受。”(《造水库》)

“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也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然而,人的肚子是个无底桶。吃饱之后,还想吃好。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杀猪”。

猪是农家的“开口笑”和“合家欢”。问题是,那

个年代,猪可以随便养,却有“统购统销”和“定点屠宰”两条“红线”管着,禁止随便宰杀。这也就决定了“流肥油”的命运,而对“我”而言,吃肉的胃口吊得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政治无须空喊口号。《金塘河》“想要展现的不是‘主题先行’策略下战胜艰难生活、改变悲惨遭遇的人的伟大,……而是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中跳开,把19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政策演进被虚化为背景,‘人’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不再表现极端历史条件下的试验性品格。”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读过《金塘河》的人大多会说,小说“更像是作者的精神自传,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的精神碎片。”

其实,小说的本性是世俗的,也是及物的。说《金塘河》“真实存在”也好,说陈集益“真切悲悯”也罢,发生在“吴村”的6个故事,貌似以时间为经、人物讲述为纬,但真正的落脚点恐怕还在于“土地”。

务农重土,国之大者。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也是国家的“饭碗”。种地为生的农人,最金贵的无异于土地。荒废土地,失去土地,无异于谋财害命。少时,常见村民因为田边地角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斗殴。在他们的眼里,劳动成果可以分享,自己的庄稼地,坚决寸土不让。

陈集益是大山的儿子,漂泊在城市间的一个多情旅者,白天在有序的日子里表演人生;夜晚,抱紧如约的美梦,以故乡为背景。这种对故土的孜孜矻矻,终于成就他的一场场文字的饕餮盛宴——从《吴村野人》到《野猪场》,从《制造好人》到《大地上的声音》……都是金华西部特定年代的乡村生活文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根脉,看到未来,看到自我救赎,也看到文化自觉。

◆书人书话

◎潘江涛

远去的朋友

◆心香一瓣

◎龚艳娟

一个天高云低的晌午,窗台上枯萎杂乱的盆栽中闪亮着一抹红——一只红蜻蜓!

它悄无声息地伫立着,那伸展的、透明的羽翼在阳光照耀下,散射出梦幻般的光晕。清丽的身影在防盗窗的包裹和机器的轰鸣声中,犹如遗世独立的少女。

你从哪里来呢,我的朋友?你又想到哪里去?千山万水外,可有你心驰神往的净土?

年少时,有形形色色的朋友陪着我:横梁上的燕子,花丛中的蝴蝶,荷叶上的青蛙,池塘里的蝌蚪……它们如雨后彩虹,润色了我的童年。我一度以为世界本应如此:它们在我周遭的世界生长,渴了就低头在水渠边喝水,累了就躺在草堆上小憩,天黑了就循着熟悉的道路小跑回家。我一睁眼就能看到它们雀跃的身影,一闭眼就能听到它们欢快的声音……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暖花开时节,一对燕子在我家门口来回穿梭,嘴里叼着枯草。一天清晨,“啾啾”的鸟鸣声叫醒了我。我迷迷糊糊摸到了门前,坐在石凳上,惊喜地发现屋檐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鸟巢,鸟窝里伸出两个尖嘴小脑袋。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神奇的一幕。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幻想着快快长高,高到伸手就能够到屋檐下的燕子,然后把它们捧在掌心,轻抚羽翼,再带着它们去其他小朋友面前炫耀——真是想想都能咧开嘴笑出声儿来。

后来慢慢地发现,现实和梦想的距离,犹如我长个子的速度与预期。鸟窝下方越来越多灰白色的排泄物在提醒我,那对燕子伉俪已经结束了“二鸟世界”,迎来了家庭新成员:大宝、二宝、三宝、四宝……鸟类繁衍的速度如不时坠落的鸟屎,狠狠砸在了我的小小头儿上——真是想想就让人着急。我踮起脚尖伸出双手在空中一顿狂抓,一根羽毛从鸟巢里缓缓飘落下来,明目张胆地昭示着它对我的嘲笑。

彼时的我尚年幼,认不得几个字,只会涂鸦。白天父母下地干农活,留下姐姐与我看家。日常的娱乐活动无非是画画看书听故事之类,凡此种种哪有叽叽喳喳的鲜活生命来得有吸引力。可是它们的高度令我无法企及,我只能哭哭闹闹,央求姐姐把我举高高。

姐姐看了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我,拿了架在墙上晾衣服的竹竿,竖在我面前。还是姐姐有办法!我高兴地抱着竹竿根部,在鸟窝下方使劲儿晃荡,竹竿喝醉酒般在空中打了个圈儿,我就被它顺势摔了个脚朝天。身体的疼痛让这几天的失落有了发泄口,我开足马力号啕大哭,完全听不进姐姐的劝慰,直闹到妈妈回了家。

了解事情经过后,妈妈神秘兮兮地告诉了我一个长高“偏方”。老人们口口相传,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要小孩子把头伸进狗洞钻过一半身体,再让人前前后后拉扯,他们能把你拉长,你就能长多高。“只要你长得够高,就可以摸到燕子了。”妈妈笑嘻嘻地说,顺手指了指墙脚。

我来到墙脚的那个狗洞前。它就是个方方的孔,跟我脑袋一般大小。我家从未养过狗,我也从没注意到它的存在,没想到它竟有这么神奇的功能。我兴奋地把头伸进去,竟然成功了,一鼓作气往里钻,却被卡在了肩膀处,左挪右移也没能把自己“偏”进这狗洞。姐姐在旁使劲喊“加油”,直到我急得累得大哭起来,才拉着我的腿把我拽出狗洞。她拿过来一本日历,翻呀翻,翻完了厚厚一整本,指着最后一页告诉我:“到了这一天你肯定就会长高的。”

可不是嘛,过了年三十又长大一岁,可不就长高了……

故事的结局并不如我意。仿佛是为了首尾呼应,在某个静谧的清晨,燕子一家如同它们意外到来,又蓦然离去了,或许是飞向它们的新家园吧。

我一天天长,翻过一页页日历,验证着“偏方”的可行性。也是这一沓又一沓的日历,无声无息地蹉过时间的长河,带着我来到了那一天——我也长成了这“偏方”的传播者,对着天真无邪的稚子,娓娓讲述那过去的事情。

长大了的我,跟无数曾经的朋友一样,奋斗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为了捍卫各自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奋力前行,哪怕在黑黢黢的夜晚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儿时的画卷色彩太过鲜艳,记忆太过纯真,刺痛了成年世界的媚俗、伪善、奸恶。童年回忆被选择性遗忘在了心灵最深处,视而不见——哪怕身边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离去。他们或疏远或飞远,我或主动或被动,彼此或丢失或隐藏了小时候直白表达情感的能力,最终走向陌路。

然而在某天的某一刻,窗台上的红蜻蜓让人心里一颤:是你回来了吧?

它没有说话,只是扇了扇翅膀。我内心甚悦,犹如梦回心安之所——岁月不老,恍如昨日,分明记得,夕阳西下,燕子归时。



◆ 汉诗节拍

秋山日暮

◎ 骆正葵

落霞除晖月姗姗，
归鸟入林游人还。
莫嫌日暮秋山静，
溪声扶弦松涛欢。

走近缸窑

◎ 黄友平

走近缸窑村
有青石小路通向远方
一叠叠的瓦片
自古窑向外铺展
青黛的老墙
墙里有门
门外有天

我站在古窑龙门边
想着窑里窑外
盆盆罐罐的世界



胡予 摄

致敬铁纪钢志

◎ 科力

翻开
长津湖战役历史
铁纪钢志的士气扑面而来
一声令下
告别深情厚意
跨过高低低
随长鸣而去
薄衣不屑厚服
土豆不慕鸡腿
冲锋枪不屈坦克飞机
困追堵截
鲜血染红了冰天雪地
火光响彻了苍白天际
即使最后一颗子弹远离
也毫无畏惧
即使寒冷冰雕了腰际
也决不逃避
依然用战斗的姿势
书写坚不可摧的意志
合上这段红色的历史
明白了拼搏的意义
换尊严 换和平
换富强的勇气
把手慢慢举起
向铁纪钢志敬礼!
让所有挫折和困难
化作前进的动力
化作拼搏的勇气
绘人生 绘家庭
绘祖国的雄伟壮丽

长津湖上冰雕连

◎ 俞荣斌

长津湖啊
是地标
是战役
更是一座英雄碑
用冰雪凝固
却永不消沉
用记忆垒就
便成了永恒
寒冷
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寒冷
战士凭意志抵抗
热血难凉
用枪用弹
用愤怒的目光
等待冲锋一瞬间
天地茫茫
在冰寒中冻僵身躯
热血仍在流淌
冲锋的英姿不变
谁说他们沉默无言
无言里有对未来的向往
谁说他们孤单
孤单路上有祖国陪伴
谁说雕像冰冷
冰冷中充满着阳光